

# 人何以为人：《量子幽灵》中的人性探讨

周秀梅

近年来，科幻话剧作为一种新兴艺术形式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南方科技大学推出的“科幻伦理三部曲”话剧前两部《云身》《量子幽灵》，融合了科幻构思与戏剧舞台艺术，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了人类在科技飞速发展、未来想象与宇宙探索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引导观众深入思考科技伦理及人性等根本问题。该系列编剧陈跃红老师在三部曲第一部话剧《云身》演出后表示，该系列实现了从技术伦理、社会伦理、文化伦理到人性伦理的多维跨越，基于宇宙视角和人性本质，深入探讨人的定义、人的意识、人的存在，以及具有自主意识和生命尊严的硅基人类与碳基人类共存的未来图景。

《量子幽灵》作为该系列的第二部作品，自上演以来赢得了不同年龄、背景观众的广泛共鸣。无论是“量子幽灵”这一名称本身，在戏剧中蕴含的崇高主题与精神净化内涵，还是从人类进化视角引发的对人类本质和起源的联想，最终都指向对“人”这一根本命题的探索。《量子幽灵》在《云身》的基础上，对“何为真正的人”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挖掘。作品通过创造的“量子幽灵”意象，从情感信念与抗争姿态这两个维度，展现了人类的核心特质；揭示了人类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通过自主选择与行动来赋予自身存在的意义。

## 一、“量子幽灵”之名：观测与联结

《量子幽灵》作为第二部话剧的剧名，本

身就蕴含着特殊的命名深意。它借用量子力学中“观测影响结果”的理念，并将其转化为戏剧冲突的核心隐喻。部分观众观演后可能会觉得剧名与剧情内容不够契合，但笔者认为，《量子幽灵》恰恰是对人类在科技伦理困境与存在主义挣扎的精炼表达。剧中角色“量子幽灵”状态的涂宁既非纯粹的碳基生命，也非完全的数据存在，这种“中间态”恰恰象征了技术进化中人类身份的模糊与挣扎：既渴望通过技术突破生物局限，又恐惧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人”的本质。

“量子幽灵”这一剧名，令人自然联想到量子纠缠、不确定性原理等物理学概念，这一意象在量子力学层面体现为一种不可观测、无法定位的存在状态。“直到今天我也不确定，你是不可观测的量子幽灵，还是我思念凝成的幻象。我怕我死后无人观测，量子态的你也会灰飞烟灭。”剧中她指的是角色涂宁后期的一种特殊状态，既非传统意义上的鬼魂，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活人；她的存在如同量子态一般，难以被精确捕捉与定义。这段台词将量子力学中的“观测者效应”引入话剧主题，让观测成为一种联结，联结了作为一种量子态存在的涂宁和李衍这个“观测者”。涂宁的存在依赖于李衍的“观测”，李衍通过回忆、对话甚至幻想对涂宁进行持续的“观测”，这是一种饱含爱意、悔恨与执念的意识活动。这种观测行为实际上是为所爱之人赋予存在的意义，是承载着情感重量与生命温度的“幽灵”。这种观测不仅代表了李衍情感的执念与记忆的延续，更象征着他在冰

冷的技术理性世界中对抗技术异化、坚守人性阵地。这一观测设定揭示了碳基生命人类的“人性”特质：即便肉身消失，仍可以通过爱、情感和信念来延续联结。

## 二、是我们的反抗定义了我们

在话剧临近结尾处，李衍与涂宁有一段长约三分钟的对白：

程穆：既然你们留下了别的可能，那就让我也试试另一条路吧。（下）

沉默片刻。面对死亡，李衍有些害怕和心神不定，望着四周出神。涂宁则试图安抚他。

涂宁：你在想什么？

李衍（老年）：想一想真是荒诞。抗争逃亡了几十年，什么都没改变。黑砧‘公司’还是无冕之王，硅基人还是鹊巢鸠占，人类还是走向衰落。就连我们的儿子，也注定会在和硅基人、‘公司’的对抗里耗尽一生。必败的抗争，还有必要抗争吗？

涂宁：生活不就是这样？死亡会取消每个行动的意义，而活着本身就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等待巨石滚落的那一刻。但做过的必留下痕迹。我们反抗过公司这样的资本巨兽，我们失败了，但留下了痕迹。而我们留下的痕迹会激励后来人，让他们知道有人这样活过，人还可以这样活着。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会有更多的人醒过来，直到我们这样的人成为大多数。所以怎么能说没有意义呢？不管结局如何，是我们的反抗定义了我们。

这段长达三分钟的对白，是全剧哲学与情感的高潮。它直面一个终极问题：人为何而存在？面对无可挽回的命运，角色依然选择抵抗。这种明知徒劳却依然坚守的姿态，充满了崇高感，也呼应了古典悲剧中“净化”的力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悲剧通过引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使情感得到宣泄与升华，达到心灵的净化与道德的启迪。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里，主人公对抗的是神预定的命运。他越是逃避，越是深陷其中，最终在自我毁灭中完

成精神的升华。观众目睹他的苦难，心生怜悯与恐惧，情感得到释放与净化。因此，借助灾难和恐惧达到净化，是悲剧的重要功能和方式。

这点在编剧尹迪三部曲首部话剧《云身》的创作感想中也被提及到，他认为科幻与戏剧的融合，往往借助“灾难想象”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云身》展现的是技术灾难下的人性困境，它像一间“人性的实验室”，让观众在恐惧与怜悯中反思自身，实现精神的更新。不同的是灾难的类型与程度。在首部话剧《云身》中，灾难主要聚焦于社会结构、生存环境及具体科技所引发的伦理冲击，体现了技术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双重维度。而在《量子幽灵》中，这种融合更为深刻，对人性伦理层面的探讨也进一步深化。在新的灾难想象中，人类不再只是面临失业或生存危机，而是遭遇存在意义上的根本否定，碳基生命可能被更高效、永恒的硅基生命取代。这不再是一场生存竞争，而是存在意义的彻底瓦解。李衍与涂宁所承受的，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悲剧，而是人类存在意义的根本性的否定，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概念的终结。

《量子幽灵》借助灾难想象所引发的恐惧，触动了人性深处的情感共鸣，激发了观众最原始的抗争精神。李衍与涂宁的抗争，虽然渺小，却异常悲壮。他们无法撼动“黑砧公司”背后的资本与技术强权，也无法扭转人类文明的衰落。但他们依然选择起身反抗由资本与硅基逻辑共同铸就的、冰冷而必然的未来。他们的抗争，不只是为了赢，更是为了证明：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永恒或高效，而在于拥有情感、信念与自由意志。涂宁将他们的行动比作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尽管石头注定滚落，但推动石头本身，就是对自己命运的主动选择。正如涂宁所说：“是我们的反抗定义了我们”在这里，胜利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通过反抗，确认了自己存在的尊严。

因此，《量子幽灵》带给观众的是一种双重的崇高：既是个人对抗命运的古典式悲壮，也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物种存亡、文明终

结等终极命题时所展现的不屈与坚韧，诠释了“人”这一存在的本质价值。人之所以成为人，或许正是在于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抉择。而戏剧的意义，也正在于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中，看见自己，唤醒自己。观众在观剧时，也因为突破了“第四面墙”的界限，获得了更具沉浸感的“在场性统一”，仿佛也置身于那个绝望的未来，与角色一同经历恐惧、怜悯，最终在精神上获得某种净化和升华。

### 三、进化与异化：人类的起源与未来

这种对“人之本质”的叩问，自然将我们引向一个更根本的议题：人类的起源与未来。剧中“量子幽灵”这一意象，不仅指向硅基生命对人类的取代，也可能暗喻着人类自身进化历程中的异化与蜕变。笔者曾采访过观看该剧的生物医学背景的学者，他对“量子幽灵”之名，提出了从人类进化与分化角度进行思考的视角。这为剧中碳基与硅基生命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二者或许并非简单的取代关系，而是进化树上的不同分支，甚至是人类文明自我超越过程中可能呈现的另一种形态。由此，话剧在激发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之外，也将反思延伸至人类的来路与去向。

其一，关于人类在进化中的位置。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简单生物到智慧人类，每一阶段的跃迁都伴随着旧物种的调整甚至替代。以生物进化史上的“寒武纪大爆发”类比，当技术突破积累到临界点时，新的智能物种可能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出现。从生物学视角看，下一阶段的高等智能生命体必将基于人类构建。碳基人类在体能、寿命、信息处理效率等方面的生物局限性，使得硅基生命凭借超强计算、高效处理与近乎无限的“寿命”，在这场进化竞赛中逐渐占据优势。这些新形态在特定方面对人类智慧的超越，正如人类智慧曾超越其他生物一样，是生命向更高

效、更广适应范围进化的体现。

无论是硅基生命、碳基生命，还是二者融合的新形态，都代表着更高层级的智能，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碳基人类无法逃避的演进宿命。人类被更高级智能形式超越是生命演化中的新里程碑，是人类以自身智慧推动生命向更复杂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进化是否必然意味着原物种一定被替代与淘汰，这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其中也存在分化的可能。

其二，物种分化的思考。从自然界发展来看，物种分化是一个普遍现象，同一祖先的生物因适应不同环境，逐渐形成形态、功能、行为上的差异，最终成为新物种。例如狼被驯化为狗，历经数千年的演化，狗在形态、习性乃至基因层面都与狼产生了显著差异，成为依附于人类社会的新物种，这便是一种基于生存需求的自然分化。历史上与汉人交往密切的熟女真和接触较少的生女真，也因与农耕文明的互动程度不同，逐渐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乃至文化习俗上形成鲜明分野，熟女真更多吸收汉文化元素，走向定居农业，而生女真则长期保持游牧渔猎传统，这种分化本质上是不同环境适应策略的产物。

人类起源的主流演化理论认为，人类与黑猩猩并非线性替代关系，而是源自共同的祖先，并在演化道路上分道扬镳。现存黑猩猩并非“未进化成人”的残留，而是适应其特定生态位的独立演化支系。这一分化过程，正如科学界所广泛接受的，发生在约600~700万年前，从此两支走向不同的适应方向。尽管进化是必然趋势，但旧生命形式未必被替代，也可能是发生分化。硅基生命与碳基人类的关系，是否也可能是一种类似的“分化”？《量子幽灵》剧中的硅基生命机器人，最初模仿人类行为与情感逻辑，随着其能力提升与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对人类特有的情感和自由意志提出质疑，逐渐异化，最终形成独立的生命形态与价值体系。硅基生命在人类智慧的“催化”下，从人

类文明这一共同“祖先”中分化出新的“演化支系”。它们发展出碳基生命难以企及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存在形态，恰如人类祖先当年适应地面生活并发展出复杂大脑与工具使用能力。碳基人类若能在这一演化浪潮中保持核心价值与精神特质，如情感、创造力、伦理观念，或许仍能找到新的存在与延续形式，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本质与边界。当然，如果由此再去溯源人类起源的话，人类祖先是否可能曾是某种“更高智能”或“更先进生命”有意“驯化”或引导下的产物？这一想法虽然有科幻色彩，却与人类驯化动植物、塑造其进化路径的历史形成某种呼应。

#### 四、科幻与话剧的结合：对“人是万物尺度”的全新演绎

话剧擅长呈现超现实或现实主义的舞台风格，面向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演变为一种高端、小众且高雅的艺术形式。科幻与话剧的结合，绝非仅仅是讲述未来的故事和冲突，更是一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度反思。它借助话剧这一高雅、充满符号感且理性的载体，将古老的命运论与现代的技术伦理紧密交织，产生了巨大的思想震撼。

笔者在观看科幻话剧《量子幽灵》时，总是不自觉地将其与希腊悲剧进行对比，因为两者都在深入思考“人何以为人”这一命题，其叙事内核已从传统的人神对立演变为现代的人机对立，不变的依旧是人的地位和尺度问题。在希腊悲剧中，虽以人类英雄为主角，人类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但这把尺子始终受到神权和命运的限制，展示了人类的渺小与宿命，人类的抗争往往最终沦为对不可逃避的神意和命运的妥协。

在《量子幽灵》这部科幻伦理剧中，随着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发展，人类试图摆脱“被衡量者”的被动身份，取代神的位置成为造物主。当人类用自己的伦理与理性去衡量硅基生命时，后者因拥有自由意志并展

现出超越预期的能力，瞬间打破了人类制定的“命运铁律”。人类被迫重新面对新的宿命：我们不再是单向的主宰者，而是必须与自己创造的存在共同生存。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新神”面前，人类再次感受到了昔日的渺小与叛逆。那些好不容易挣脱神权与命运束缚、确立了人类中心地位的我们，此刻却面临着自身尺度崩塌的危机。这种焦虑早已超越了技术失控的表层恐惧，更是一种深层的、关于人类中心地位动摇的恐惧。

#### 五、结束语：人何以为人

从“量子幽灵”的构想延伸至物种的进化与分化，我们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尤其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何以为人”这一根本命题，始终是人类文明贯穿古今的核心叩问。

科幻与戏剧以各自的方式探索人类的存在与命运。《量子幽灵》创造出的“量子幽灵”意象，借用了量子力学中“观测影响结果”的理念，并将其转化为戏剧中关于存在与选择的深刻隐喻。人类进化或许是必然，未来也可能出现新的生命形态。但只要人类能够坚守那些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特质，那么即便在与硅基生命或其他新兴生命形式共存甚至竞争的未来，人类依然可以保持其独特性。这种特质并非单一的身体结构或智力水平，而是那些根植于人性深处、无法被完全量化与替代的部分，如爱、情感、尊严、自由，对生命意义不懈地追寻。正是这些无法被算法捕捉的人性光辉，构成了人类抵御异化、守护自身存在意义的最后屏障。

（周秀梅，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一级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伦理、科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本文系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数字时代科幻戏剧创新发展研究”（25YJA760129）阶段性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邱佛梅】